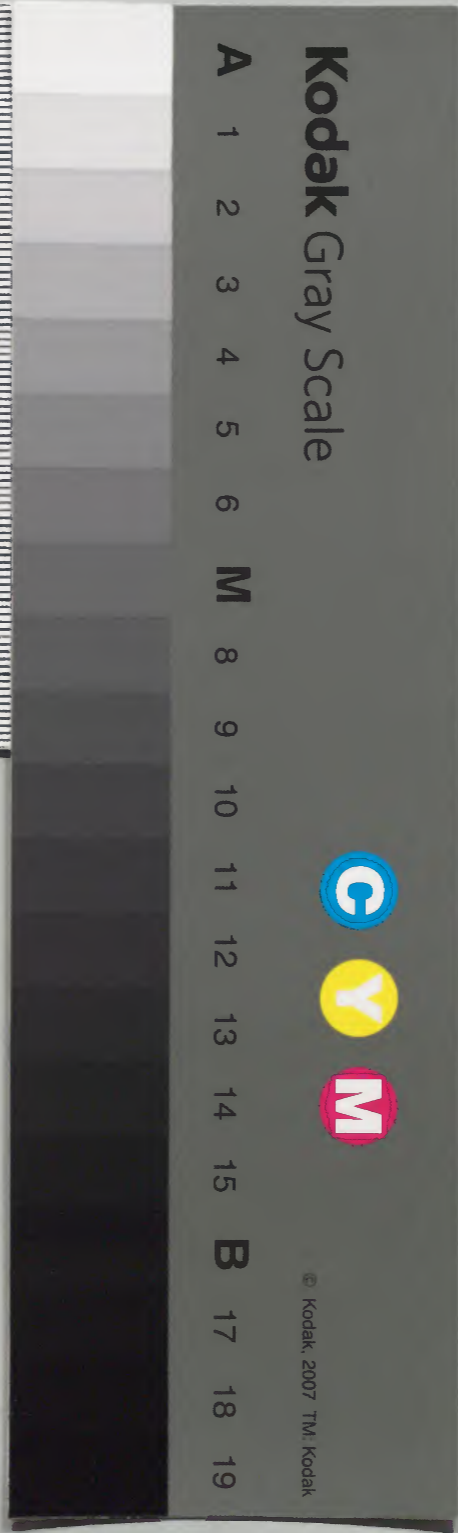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二之
三百六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96)	
函號	列	10 1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文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益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康元年
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
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

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南
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勅諭
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
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
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
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
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
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
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還
國封還貼黃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

徒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
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
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
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
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募職
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
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
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
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
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

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
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
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專恣橫諸
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
脩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
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
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
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
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

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
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
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
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
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止曰
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
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
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
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
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

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
及君矣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
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
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爲
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
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
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
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給傅
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
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

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且不
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
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
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修爲
參議勝非曰世脩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旣復辟勝
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
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
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
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
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

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
年馬進陷江州待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
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召頤浩
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
侍御史張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
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
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爲國家
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
乃至黜客勝非徙同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爲
勝非治疽而愈奴爲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爲兵
官獲盜勝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
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矰亦劾其罪遂罷五年
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
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
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
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旣去
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
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

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致
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
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爲
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
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
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旣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
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
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
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

視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
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
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除知揚
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
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
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
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
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
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
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

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
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
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卽遣人
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
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
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
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竄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
爲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
勝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
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
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迎之相持而
泣浚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
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
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
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
頤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
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
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
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

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登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驛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

預頤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巨師吉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八
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闕
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
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
旣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
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
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
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
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
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
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
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
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
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
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
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
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
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
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旣還欲傾秦檜乃

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正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爲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願浩條十事
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
起願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
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
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
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
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
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

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願浩有膽略善
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
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
讎爲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勸立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
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
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
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
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

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虞
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
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
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
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
多難四方帥守軍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
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
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二
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

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
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
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
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脩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
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之人反
用赦申雪徐秉哲吳玠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
南仲孫覲蔡懋等並敘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
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
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

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蓋
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
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佐宗尹請除侑爲
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
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
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
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
臣晁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
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
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又斂怨

上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撻
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
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
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
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
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
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
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
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致起居舍人

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案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花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甫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統之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徽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

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
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
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
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
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
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
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
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忠謂其帥粘罕曰致
虛懦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
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杜常夏淑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
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
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
若衆羣聚而出殺滄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
底于敗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徒知鄧州尋加
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
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
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
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
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

守真卷三十一 五
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扳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

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宮衣肝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兩龔夬等除青苗之令前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

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不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訕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

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太
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
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
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
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
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
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
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
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
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

取康王好問聞卽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
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
當立而立者旣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
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
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
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
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
曰留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
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旣行好問趣遣使請
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

本中祖讓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其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開禧間言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本史師範師人
本史師範師人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開禧間言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李光子孟

許翰

許景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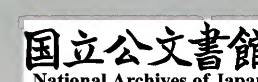
張慤

張所

陳永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躄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



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
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
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
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
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
常博士遷司封首論上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
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
疹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取
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邊
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
勳員外郎遷符寶郎小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
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拂衆心今日之
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
擢右司諫上皇東幸儉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
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
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
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
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
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祗
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

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
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
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
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
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
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
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
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
已葺楨景園爲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
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

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
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
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
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
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
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
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
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
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及奉
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

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
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
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
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
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民間耿南
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
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
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
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
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
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通行都乃
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
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
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爲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
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
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
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
家渡御營統制王玘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
外索闖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
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貲給遺有水軍叛于繁昌

通宣境卽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途宵遁進右文殿修撰
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
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
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
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
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
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
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
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
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傳城列砲具立
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搗之砲至卽反墜不能傷取檉
木爲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
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
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
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
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矣
嘗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
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

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棄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廬蓀之場或碇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樽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重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令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

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會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旣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者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遷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楮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

已椿辨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黜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

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議詢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間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傳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傳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卽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死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
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
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
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
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
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高宗卽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旣至拜尚書右
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
成孔彥舟等聚眾數十萬皆以勤王爲名願得張所
爲帥所爲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
綱爲相乃以所爲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
召諸路爲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
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
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
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
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
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
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
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遺

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溫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糝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旣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

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
卽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
舍人待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
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卽至除御史
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
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爲尹
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爲去
冬京城內有赤心爲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
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怨已甚
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精神
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
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
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
賞罰倒置莫此爲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
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
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
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
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綱旣相
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爲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
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

卷之三十三 列傳 三
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泥水
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
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渴疾及京口卒
年五十七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
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
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
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
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
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
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
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
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
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慤初聞二帝
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慤上書極論
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爲戶部
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
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
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
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

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
書侍郎愨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
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
忠穆上每念之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卽位遣
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
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
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
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
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
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
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
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
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
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
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
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
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
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
行命直祕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

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
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
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
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
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
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
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
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
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
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

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
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
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
入對契旨權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
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
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
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
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
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
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
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枯寵弄權誇銜朝列每
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
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
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
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
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
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
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
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
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璘
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
告京罪執詣闕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證禾荅
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
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璘黨停官遇
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
黼新得改禾曰安能出黼門下方辭改汝州辭益堅曰
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

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合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秦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

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

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
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慙之善理
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
言聽計從不為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
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
非人力所為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
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
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
後乃加褒諡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開禧後同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日瞬如電早年鷲身
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
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
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

一

勤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六敗旣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濔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

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巖河岸紂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蠡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卽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綱大斬之太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濔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

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餓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會師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卽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

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卽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奉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丁進失期

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
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召
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
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
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
陽閭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
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
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
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
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
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歸
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
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
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
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
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輜甘言
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浚慮世忠兵少以
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
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
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

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曰今日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合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尉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陞

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侍
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
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
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
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
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
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
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
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
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
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回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
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
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
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
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維州遣
亭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
者四十八日太一亭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
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後驍健者明日敵舟
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縷則曳一
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辭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官

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
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
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
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權獎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
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
世忠上流兀術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
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
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
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餘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
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
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王帶旣墜而
復馳者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
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
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建安范汝為及辛企宗
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
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
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
鼓徑抵鳳凰山頰鞞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

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
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忠
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
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
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
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
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
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
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
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
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庚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
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
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
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
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
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殺
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
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

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
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
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
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
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如
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鎮世忠不果
渡江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
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
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
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
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
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
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
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
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董
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搃
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
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朶亦擊金

人於天長縣之鷓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踏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樵棘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

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覲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金

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蓋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屢詔

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旣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

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

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吏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

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視鏊及跳澗以習騎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年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卮角之繡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米不如數捕吏真于理初代者以乏興罷交承爲緡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

且以其羸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
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
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
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
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
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
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畧
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
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
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
倣行之八年勾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
制知台州勾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
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遙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
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
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
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宣令以衆證就刑欲修立
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
必多冤獄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決况人命至重乎議
率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
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

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為主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鑄一官海寇出沒大洋劫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畧不旬日生禽賊首海盜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馬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曲會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

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
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
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
鏡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
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
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
百爵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
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爲
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
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
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楮之言是聽使世忠不
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
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晉漢文帝
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提裁脫等修

岳飛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賞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滿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

一

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
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
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術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
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
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
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
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二百往李固渡嘗
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
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
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
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
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
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
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放采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
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
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
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
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
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
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
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
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昨
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二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獮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衆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
术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
术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术歸飛邀擊于淮
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
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
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
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
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
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
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
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
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
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
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因
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
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
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
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六
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
趨遼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
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
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
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
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
殺之則負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
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
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
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文郝通劉忠李通李
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
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
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
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
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

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是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變令軍以此無功飛報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公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
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
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
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
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猗
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
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
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
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卽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
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請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書
敵兵已去淮鄉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
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
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葵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
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輿
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
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逞

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南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管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

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
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
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
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
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
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
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
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
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
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

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
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命遣使
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
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
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
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
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儻謁諸陵飛
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
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
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
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
義杜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
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允正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
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

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

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

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岩韋銓孫謀等
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金號令不行
兀術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忱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
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
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
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狐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术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
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
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
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
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功疾雨行
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太
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
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
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
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
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

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蒐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凡宋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

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
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
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
山陽而不守飛畧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
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
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
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通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
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
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
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
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
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
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

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時
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淮飛至
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
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
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
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大平飛
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
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
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
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
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
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敵極矣荆湖平募民營
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
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沅槍所募

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
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
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
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歷
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
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
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
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
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論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
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
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
楊么平坊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
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
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

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
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
使飛又辭命帶禦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
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辭
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畧郎霖朝
散大夫敷文閣侍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
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
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辦驗彙次凡出師應援
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顧天辦証集五卷天定錄二
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寔修武

郎閣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公梓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
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丘山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
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
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
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
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
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
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日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
哉嗚呼冤哉

宋史卷三十五

列傳

三

石真
三木

宋史卷三十五終

